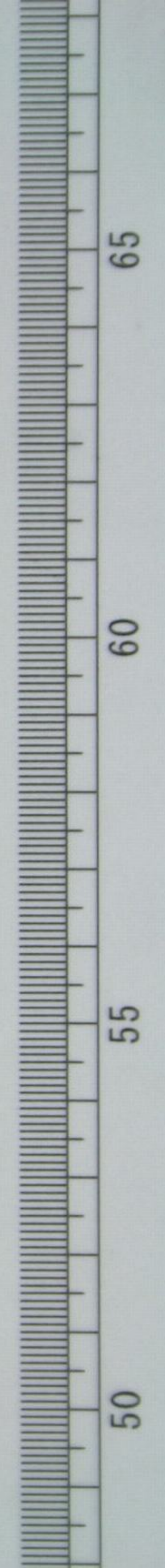


津田文庫  
文庫 1  
1521  
26





龍威秘書四集

晉唐小說暢觀

第三册

柳毅傳

李朝威

虬髯客傳

張說

馮燕傳

沈亞之

蔣子文傳

杜鄴

杜子春傳

鄭還古

龍女傳

薛瑩

妙女傳

顧非熊

龍威秘書四集三册

全

大酉山房

010190606517



神女傳

孫 頤

太真外傳

樂 史

柳毅傳

唐 李朝威著

柳毅傳



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別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娥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何。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笑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問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媿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少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



子而夫婿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逮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曰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邇洞庭欲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閨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邪唯恐道途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再謝曰負戴

珍重不復言矣脫獲迴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茲帶束以他物然後舉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叙之外悉以心誠之語倍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毅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



齟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久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向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實曰走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

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毅觀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元珠閣與太陽道士講火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波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發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元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語畢俄而宮門間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



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旣而拜君亦拜命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閑驅涇水之濱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婿所薄爾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淋漓誠州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已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鑒聽坐貽聾瞽使閨嫠孱弱遠罹詬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

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曰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來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折地裂宮殿擺簸雲煙沸湧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



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鎖牽玉柱千雷萬霆繳繞其身  
霰雪雨雹一瞬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初恐蹶仆地  
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稍安乃獲自定因  
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則然  
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繼繼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  
而祥風慶雨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粧千萬  
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迨  
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而君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  
烟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凝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

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若人  
而不已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  
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右君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  
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  
賴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冤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士矣  
饗德懷恩詞不諭心毅禱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廼告  
兄曰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  
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譴責  
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



客愧惕慙懼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諒，其至寬。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是夕，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筓角鼙鼓、旌旗、劔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鈔、傑氣，顧驟惶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

貫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旣畢，龍君大悅，錫以絳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墻。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遠故鄉。永言慙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塗。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鬢鬢兮，雨雪羅縠。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



君歌闋，洞庭君俱奉觴於毅，毅踟躇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溼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洎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

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者邪？愚有衷曲一陳於公，如可，則俱履雲霄，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問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耶？毅肅然而作，歛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壤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鎖金掣玉柱，愁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



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蕭  
管方洽新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  
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  
迫毅以死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  
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豪傑有  
不如者况江河靈類乎而欲以介然之軀悍然之性乘  
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  
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等之  
錢塘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涉

狂妄唐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  
問可也其夕復懼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  
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  
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  
愧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  
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  
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  
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塗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  
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



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取於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欲求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名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艾。惜其慧美。欲擇德以配焉。不識何如。毅乃卜。曰。就禮。旣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艷豐狀。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

豈有如是之理乎。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旣產踰月。乃穠飾換服。召毅於簾室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邪。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爲憶。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垂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間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曰。父母憐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值君累娶張韓二氏。理不可遣。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得以爲心矣。誠不意今日獲奉君



子感喜終世死無恨矣。因咽泣良久，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懽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為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語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寃，餘無及也。初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泊

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為志，寧有殺其婿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某素以操貞為志，尚寧有屈於已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醜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口，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振東，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吾始心未為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為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為



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觀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徙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惑。洎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莫知其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稍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

於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元，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已黃，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九丸，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常以是說告於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

隴西李朝威叙而歎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



矣人裸也移信鱗蟲洞庭含吐大直錢塘迅疾磊落  
宜有承焉嘏詠而不載獨可憐其意矣馬義之遂為  
斯文

柳毅傳終

虬髯客傳

唐 張說撰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  
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  
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  
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  
特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  
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為帝室重臣須以  
收羅豪傑為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歛容而起謝公與語



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辨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  
立於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  
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  
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  
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  
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荅拜曰  
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  
生願托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  
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

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  
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人也公  
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  
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  
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  
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  
髯如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  
頭公怒甚未決猶親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  
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歛衽前問其姓臥客荅曰姓張



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夕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飭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酒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

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葦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靖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曰日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



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李郎君請迎之文靖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遣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襦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虬髯曰吾得八九矣然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卽我與道兄俱在

其上矣到卽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卽道士與虬髯已先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道士對文靜奕虬髯與公旁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揖就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燁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歛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罷奕請去旣出謂虬髯曰此世界



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路語公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慙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公策馬而歸，卽到京，遂與張氏同往。至一小版門，叩之有應者，出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麗，婢四十人羅列庭前，奴二十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粧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粧飾畢備，請更衣。衣又珍異，旣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也。紗

帽褐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命其妻曰拜，蓋亦天人也。四人對饌，訖陳女樂，列奏其前。飲食妓樂若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堂東昇出二十牀，以錦繡帕覆之。旣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二三載建少功業，今旣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力，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極軒裳，非一



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  
 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也持予之贈以  
 佐真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  
 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  
 賀因命家僮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  
 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乃為豪家  
 得以助文皇帝締構之費遂匡大業貞觀十年公以左  
 僕射平章事適南蠻人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人  
 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成功也歸  
 告張氏具衣相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也  
 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  
 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  
 兵法半乃虬髯所傳也

虬髯客傳終



馮燕傳

唐 沈亞之撰

馮燕者魏豪人，祖父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俠，專為擊毬鬪雞戲。魏市有爭財鬪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沉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雜毬相得。時相國賈公旻在滑，能燕才，留屬軍中。他日出行里中，見戶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通之。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妻黨皆怨望，會嬰從其類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



嬰以裾蔽燕，燕甲脊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持巾去。明旦，嬰起見妻殺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隣以爲直，嬰殺，留縛之，趨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廼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卽其他殺而安得獨全耶？」共持嬰，且百餘笞，遂不能言。官家收繫，殺人罪莫有辨者，強伏其辜。司法官與小吏持扑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圍面千有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有言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義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亞之曰：「余尚太史言而又好敘義事，其宿黨耳目之所聞見者，爲余道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而燕殺不義，白不辜，真古豪矣。」此傳恰與孺子入井行乞不受二書同參。

馮燕傳終



蔣子文傳

唐 羅鄴撰

蔣子文廣陵人也嗜酒好色佻健無度常自謂青骨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遂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乃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于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爲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可宜告百姓爲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輒相恐動頗有竊祠之者矣又下巫祝吾將大啓祐孫氏宜爲我立祠不爾將使



蟲入人耳爲災，俄而有小蟲如鹿，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又以大火爲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孫主患之，議者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宜有以撫之。于是使使者封子文爲中都侯，次弟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爲廟堂，轉號鍾山爲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陳郡謝玉爲瑯琊內史，在京城，其年虎暴殺人甚衆，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刀插著船，挾暮來至，邏將出語云：「此間頃來甚多草穢，君載細

小作此輕行，大爲不易，可止宿也。」相問訊畢，邏將適歸。其婦上岸，便爲虎取去。其夫拔刀大喚，欲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里，忽覺如有一黑衣人爲之導，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旣至一穴，虎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卽其所殺之，便挾刀隱樹。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著地，倒牽入穴。其人以刀當腰斫斷之，虎旣死，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虎初取，便負著背上，臨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止爲草木傷耳，扶還歸船。明夜夢一人語之云：『蔣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殺猪



祀焉會稽鄧侯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有鼓舞解神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乘船端正非常令人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不見望子既拜神坐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卽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嘗思噉鱸一雙鮮鯉隨心而至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絕往來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蘊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

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戲相配匹卽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問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垂榮顧輒刻某曰悉相奉迎某等以其夢異常符協如一于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來曰君等旣已顧之實貪會對尅期垂及豈容中悔經少時並亡孫恩作逆時吳興紛亂一男子忽急突入廟門木像彎弓射之卽卒行入及守廟者無不皆見也



杜子春傳

唐 鄭還古撰

杜子春者周隋間人少落魄不事家產以志氣閒縱嗜酒邪遊資產蕩盡投於親故皆以不事事之故見棄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於東市西門饑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有一老人策杖于前問曰君子何歎子春言其心且憤其親戚疎薄也感激之氣發於顏色老人曰幾緡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萬曰未也乃言百



萬亦曰未也曰三百萬乃曰可矣於是袖出一緡曰給  
子今夕明日午時俟子於西市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  
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  
蕩心復熾自以為終身不復羈旅也乘肥衣輕會酒徒  
徵絲竹歌舞於倡樓不復以治生為意一二年間稍稍  
而盡衣服車馬易貴從賤去馬而驢去驢而徒倏忽如  
初既而復無計自嘆於市門發聲而老人到握其手曰  
君復如此奇哉吾將復濟子幾緡方可子春慚不應老  
人因逼之子春愧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時來前期處

子春忍愧而往得錢一千萬未受之初發憤以為從此  
謀生石季倫猗頓小豎耳錢既八手心又翻然縱適之  
情又却如故不三四年間貧過舊日復遇老人於故處  
子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牽裾止之曰嗟乎拙謀  
也因與三千萬曰以此不痊則子貧在膏盲矣子春曰  
吾落魄邪遊生涯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  
給我我何以當之因謂老人曰吾得此人間之事可以  
立孤孀可以足衣食於名教復圓矣感叟深惠立事之  
後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歲中元見我



於老君雙檜下子春以孀孤多寓淮南遂轉資揚州買良田百頃塾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餘間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姪遷耐旅榷恩者煦之警者復之既畢事及期而往老人者方嘯於二檜之陰遂與登華山雲臺峰八四十里餘見一居處室屋嚴潔非常人居綵雲遙覆鸞鶴飛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藥爐高九尺餘紫焰光發灼煥窓戶玉女數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前後其時日將暮老人者不復俗衣乃黃冠絳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遺子春令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鋪于

內西壁東向而坐戒曰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爲所囚縛萬苦皆非真實但當不動不語宜安心莫懼終無所苦當一心念吾所言言訖而去子春視庭唯一巨壑滿中貯水而已道士適去而旌旗戈甲千乘萬騎遍滿崖谷來呵叱之聲動天地有一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親衛數百人拔劍張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將軍左右竦劍而前逼問姓名又問作何物皆不對問者大怒催斬爭射之聲如雷竟不應將軍者極怒而去



俄而猛獸毒龍狡獬獅子蝮蛇萬計哮吼拏攫而前爭欲搏噬或跳過其上子春神色不動有頃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電晦暝火輪走其左右電光掣其前後目不得開須臾庭際水深丈餘流電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間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顧未頃而散將軍者復來引牛頭獄卒奇貌鬼神將大鑊湯而置子春前長捨刀叉四面周匝傳命曰肯言姓名卽放不肯言卽當心叉取置之獲中又不應因執其妻來摔於堦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應乃鞭撻流血或射或砍或

煮或燒苦不可忍其妻號哭曰誠爲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執巾櫛奉事十餘年矣今爲尊鬼所執不勝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卽全性命矣人誰無情君乃忍惜一言兩淚庭中且咒且罵子春終不顧將軍且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剉碓從脚寸寸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顧之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間勅左右斬之斬訖魂魄被領見閻羅王王曰此乃雲臺峰妖民乎促付獄中于是鎔銅鐵杖碓搗磔磨火坑鑊湯刀山劔林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言



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獄卒告受罪畢。王曰：此人陰賊。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單父縣丞王勤家。生而多病。針灸醫藥之苦。略無停日。亦嘗墮火墮淋。痛苦不齊。終不失聲。俄而長大。容色絕代。而口無聲。其家目爲啞女。親戚相狎侮之。萬端終不能對。同鄉有進士盧珪者。聞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亞辭之。盧曰：苟爲妻而賢。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長舌之婦。乃許之。盧生備禮親迎。爲妻數年。恩情甚篤。生一男。僅二歲。聰慧無敵。盧抱兒與之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盧大怒曰：

昔賈大夫之妻。鄙其夫。纔不笑。然觀其射雉。尚釋其憾。今吾陋不及賈。而文藝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爲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兩足以頭撲于石上。應手而碎。血濺數步。子春愛生于心。忽忘其約。不覺失聲。云噫。噫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見其紫焰穿屋上。大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嘆曰：措大誤。余乃如是。因提其髻。投水瓮中。未頃。火息。道士前曰：吾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愛而已。向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



也。吾藥可重煉，而子之身猶爲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遙指路使歸。子春強登臺觀焉。其爐已壞，中有鐵柱大如臂，長數尺。道士脫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旣歸，愧其忘誓，復自効以謝。其過行至雲臺峰，絕無人跡，歎恨而歸。

馮夢龍曰：道家云：丹將成，魔輒害之。蓋鬼神所忌也。愚謂不然。種種諸魔，卽我七情之幻相耳。如人夢感，絲未忘情，至人無情，所以無夢。子春之遇夢也，七情中各有未臻，豈惟愛哉？特以子春爲一則耳。

終

龍女傳

洞庭山穴

唐 薛瑩撰

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餘尺，有漁人茅公，脍偶墮洞中，旁行昇降五十餘里，至一龍宮，周迴四五里，下有青泥，至膝，有宮室，門闕，龍以氣闢水，霏如輕霧。晝夜明徹，遇守門小蛟，張鱗奮爪，拒之不得入。公脍在洞數日，饑食青泥，若粳米，旬餘，忽髣髴記得歸路，尋出之。爲吳郡守具言其事，事聞梁武帝，召問燕公公曰：此洞穴



有四枝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  
羅浮兩山間穴谿一通枯桑島東穴蓋東海龍王第七  
女掌龍王珠藏小龍千數衛護此珠龍畏蠟愛美玉及  
空青而嗜鸞若遣使通信可得寶珠帝聞大喜乃詔有  
能使者厚賞之有會稽郡鄞縣白水郎庾毗羅請行杰  
公曰汝五世祖燒殺鄞縣東海潭之龍百餘頭還爲龍  
所害汝龍門之仇也可無行乎毗羅伏實乃止於是令  
浦郡洛黎縣甌越羅子春兄弟二人上書自言家代與  
陵水羅水龍爲婚遠祖矜能化惡龍晉簡文帝以臣祖

和化龍舞今龍化縣卽是臣祖住宅也象郡石龍剛猛  
難化臣祖化之今石龍縣是也東海南天台湘州彭蠡  
銅鼓石頭等諸水大龍皆識臣宗祖亦知臣是其子孫  
請通帝命杰公曰汝家制龍石尙在否答曰在謹齋至  
都試取觀之公曰汝此石能制徵風召雨戎虜之龍不  
能制海王珠藏之龍又問曰汝有西海龍腦香否曰無  
公曰奈之何御龍帝曰事不諧矣公曰西海大船求龍  
腦香可得昔桐栢真人教揚羲許謚茅容乘龍各贈制  
龍石十斤今亦應在請訪之帝敕命求之於茅山華陽



音  
隱居陶宏景得石兩片公曰是矣帝敕玉工以千闔舒  
河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發其光取宜州空青沈  
取其精者用海魚膠膠之成二缶火堅之龍腦香尋亦  
繼至杰公曰以蠟塗子春等身及衣佩乃齋燒鸞五百  
枚入洞穴至龍宮守門小蛟聞蠟氣俯伏不敢動乃以  
燒鸞百事賂之令其通問以其上上者獻龍女龍女食  
之大嘉又上玉函青正具陳帝旨洞中有千歲龍能變  
化出人人間有善譯時俗之言龍女知帝禮之以大珠  
三小珠七雜珠一石以報帝命子春乘龍載珠還國食

頃之間便至江岸已而子春薦珠帝大喜得聘通靈異  
獲天人之寶以珠示杰公杰公曰三珠其一天帝如  
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驪龍珠之中者七珠二是蟲珠五  
是海蚌珠人間之上者雜珠是蚌蛤等珠不如大珠之  
貴帝遍示百僚朝廷咸謂杰公虛誕莫不詰之杰公曰  
如意珠上上者夜光照四十餘里中者十里下者一里  
光之所及無風雨雷電水火刀兵諸毒厲驪珠九色上  
者夜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無蛇虺蟲  
豸之毒蟲珠七色而多赤其蟲六足二目目當其陷處



有凹如鐵鼻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數尺無瑕者爲之  
上有瑕者爲下蚌珠生於蚌腹與月盈虧蛇珠所致隋  
侯噲參卽其事也又問蛇鶴之辯對曰使其自適帝命  
杰公記蛇鶴二珠以斗餘雜珠散於殿前取大黃蛇元  
鶴各十數處布珠中間於是鶴銜其珠鳴舞徘徊蛇銜  
其珠盤屈宛轉群公觀者莫不歎服帝復出如意龍蟲  
等珠光之遠近七九八數皆如杰公之言子春在龍宮  
得食如花如藥如膏如飴食之香美齋食至京師得人  
間風日乃堅如石不可咀咽帝令祕府藏之拜子春爲  
奉車都尉二弟爲奉朝請賜布帛各千匹追訪公脫往  
不爲龍害所由爲用麻人油和蠟作照魚衣乃身有蠟  
氣故也

洛神傳

太和中處士蕭曠自洛東遊至孝義館夜憇于雙美亭  
時月朗風清曠善琴遂取琴彈之夜半調甚苦俄聞洛  
水之上有長歎者漸相逼乃一美人曠因捨琴而揖之  
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賦子不憶  
也邪曠曰然曠又問曰或聞洛神卽甄皇后后謝世陳



思王遇其魂於洛濱，遂爲感甄賦。後覺事之不正，改爲洛神賦。寄意於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卽甄后也。爲慕陳思王之才調，文帝怒而幽死。後精魄遇王於洛水之上，叙其冤抑，因感而賦之。覺事之不典，易其題，乃不謬矣。俄命雙鬟持茵席，具酒榖，而予謂曠曰：妾爲袁家新婦，時性好鼓琴，每彈至悲風及三峽流，良未嘗不盡。夕而止，適聞君琴韻清雅，願一聽之。曠乃彈別鶴操及悲風。神女長歎曰：真蔡中郎之儔也。問曠曰：陳思王洛神賦如何？曠曰：真體物溜亮，爲梁昭明之精選。爾女微笑曰：

狀妾之舉止云：翻若驚鴻，宛若遊龍，得無疎矣。曠曰：陳思王之精魄，今何在？女曰：見爲遮須國王。曠曰：何爲遮須國？女曰：劉聰子死而復生，語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須國久無主，待汝父來作主。卽此國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織綃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龍君之愛女，善織綃于水府，適令召之。爾曠因語織綃曰：近日人世或傳柳毅靈如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爾。餘皆飾詞不可惑也。曠曰：或聞龍畏鐵，有之乎？女曰：龍之神化，雖鐵石金玉盡可透達，何獨畏鐵乎？畏者蛟螭輩也。曠



又曰雷氏子佩豐城劍至延平津，墮入水，化爲龍。有之乎？女曰：妄也。龍木類，劍乃金，金既尅木而不相生焉。能變化，豈同雀入水爲蛤，雉入水爲蜃哉？但寶劍靈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沈于泉耳。其後搜劍不獲，乃妄言爲龍。且雷煥只言化去，張司空但言終合，俱不說爲龍。化劍之靈異，亦人之鼓鑄鍛鍊，非自然之物。是知終不能爲龍明矣。曠又曰：梭化爲龍，如何？女曰：梭木也。龍本屬木，變化歸本，又何怪也？曠又曰：龍之變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馬師？皇療之女曰：師皇是上界高真，哀

馬之負重引遠，故爲馬醫，愈其疾者，萬有餘匹。上天降鑿化其疾於龍，脣吻間欲驗師皇之能。龍後負而登天，天假之非龍，真有疾也。曠又曰：龍之嗜鱉血，有之乎？女曰：龍之清虛，食飲沈澆，若食鱉血，豈能行藏？蓋嗜者乃蛟蜃輩耳，無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誕妄之詞。爾曠又曰：龍何好？曰：好睡。大卽千年，小不下數百歲，偃仰于洞穴，鱗甲間聚積沙塵，或有烏銜木實，遺棄其上，乃甲拆生樹。至于合抱，龍方覺悟，遂振迅修行，脫其體而入虛無，澄其神而歸寂滅。自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真空。



若未胚腫若未凝結如物在恍忽精奇杳冥當此之時雖百骸五體盡可入于芥子之內隨其舉止無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術與造化爭功矣曠又曰龍之修行向何門而得女曰高真所修之術何異上士修之形神俱達中士修之神超而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墜且當修之時氣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卽老子云恍恍忽忽其中自有物也其於幽微不敢泄露恐爲上天譴謫爾神女遂命左右傳觴叙語情況昵洽蘭艷動人若左瓊枝而右玉樹繾綣永夕感暢真懷曠曰遇二仙娥於此真所

謂雙美亭也忽聞鷄鳴神女乃留詩曰玉筋凝腮憶魏宮朱絲一弄洗清風明晨追賞應愁寂沙渚煙銷翠羽空織綃詩曰織綃泉底少歡娛更勸蕭郎盡此壺悲見玉琴彈別鶴又將清淚滴真珠曠答二女詩曰紅蘭吐艷間天桃自喜尋芳數已遭珠珮鵲橋從此斷遙天空恨碧雲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贈曠曰此乃陳思王賦云或採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贈以成洛神賦之詠也龍女出輕綃一匹贈曠曰若有胡人購之非萬金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異相當出世但澹味薄俗清襟



養真妾當爲陰助言訖超然躡虛而去無所睹矣後曠保其珠綃多遊嵩岳友人嘗遇之備寫其事今遁世不復見焉

### 鄭德璘傳

貞元中湘潭尉鄭德璘家居長沙有親表居江夏每歲一往省焉中間涉洞庭歷湘潭多遇老叟掉舟而鬻菱茨雖白髮而有少容德璘與語多及元解詰曰舟無糗糧何以爲食叟曰菱茨耳德璘好酒每挈松醪春過江夏遇叟無不飲之叟飲亦不甚媿荷德璘抵江夏將返

長沙駐舟于黃鶴樓下傍有鹺賈韋生者乘巨舟亦抵于湘潭其夜與隣舟告別飲酒韋生有女居于舟之柁艣隣舟女亦來訪別二女何處笑語夜將半聞江中有秀才吟詩曰物觸輕舟心自知風恬浪靜月光微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紅蕖香惹衣隣舟女善筆札因觀韋氏粧奩中有紅牋一幅取而題所聞之句亦哦吟良久然莫曉誰人所製也及旦東西而去德璘舟與韋氏舟同離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至洞庭之畔與韋生舟楫頗以相近韋氏美而艷瓊英膩雲蓮蕊瑩波露濯薜淞



月鮮珠彩於水窓中垂釣。德璘因窺見之甚悅，遂以紅綃一尺上題詩曰：織手垂鈎對水窓，紅蕖秋色艷長江。既能解珮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雙。疆以紅綃惹其鈎，女因收得吟翫久之。然雖諷讀，卽不能曉其義。女不工刀札，又耻無所報，遂以鈎絲而投。夜來隣舟女所題紅綃者，德璘謂女所製，凝思頗悅，喜暢可知。然莫曉詩之意義，亦無計遂其款曲。由是女以所得紅綃繫臂，自愛惜之。明月清風，韋舟遽張帆而去。風勢將緊，波濤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將暮有漁人語德璘

曰：向者賈客巨舟已全家沒于洞庭矣。德璘大駭，神思恍惚，悲惋久之，不能排擲。將夜，爲吊江姝詩二首，曰：湖面狂風且莫吹，浪花初綻月光微。沉潛暗想橫波淚，得共鮫人相對垂。又曰：洞庭風軟荻花秋，新沒青娥細浪愁。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有輕鷗。詩成酌而投之。精貫神祇，至誠感應，遂感水神。持詣水府，府君覽之，召溺者數輩曰：誰是鄭生所愛？而韋氏亦不能曉其來。曰：有主者，搜臂見紅綃。府君語韋曰：德璘異日，是吾邑之明宰，况曩有義相及，不可不曲活爾命。因召主者携韋



氏送鄭生韋氏視府君乃一老叟也逐主者疾趨而無所礙道將盡觀一大池碧水汪然遂爲主者推墮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苦時已三更德璘未寢但吟紅牋之詩悲而益苦忽有物觸舟然舟人已寢德璘遂秉炬照之見衣服彩綉是似人物驚而拯之乃韋氏也繫臂紅綃尙在德璘喜且駭良久女蘇息及曉方能言乃說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終不省悟遂納爲室感其異也將歸長沙後三年德璘當調選欲謀醴陵令韋氏曰不過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韋氏曰

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屬巴陵此可驗矣德璘志之選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縣使人迎韋氏舟楫至洞庭側值逆風不進德璘使傭篙工者五人而迎之內一老叟挽舟若不爲意韋氏怒而唾之叟回顧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爲德今反生怒韋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進酒果叩頭曰吾之父母當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須與舟楫似沒于波然無所苦俄到往時之水府大小倚舟號慟訪其父母父母居止儼然第舍與人世無異韋氏詢其所須父母曰所溺之物皆



能至此但無火化所食惟菱芡耳持白金器數事而遺  
女曰吾在此無用處可以贈爾不得久停促其相別韋  
氏遂哀慟別其父母叟以筆大書韋氏巾曰昔日江頭  
菱芡人蒙君數飲松醪春活君家室以爲報珍重長沙  
鄭德璘書訖叟遂爲僕侍數百輩自舟迎歸府舍俄頃  
舟却出于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覩德璘詳詩意方悟  
水府老叟乃昔日鬻菱芡者歲餘有秀才崔希周投詩  
卷于德璘內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詩卽韋氏所投德璘  
紅牋詩也德璘疑詩乃詰希周對曰數年前泊輕舟於

鄂渚江上月明時當未寢有微物觸舟芳馨襲鼻取而  
視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製詩旣成諷咏良久敢以質  
對德璘歎曰命也然後更不敢越洞庭德璘官至刺史

龍女傳終



妙女傳

唐顧非熊撰

唐貞元元年五月宜州旌德縣崔氏婢名妙女年可十  
三四夕汲庭中忽見一僧以錫杖連擊三下驚怖而倒  
便言心痛須臾迷亂針灸莫知數日稍間而吐痢不息  
及瘥不復食食輒嘔吐唯餌蜀葵花及鹽茶既而清瘦  
爽徹顏色鮮華方說初昏迷之際見人引乘白霧至一  
處宮殿甚嚴悉如釋門西方部其中天仙多是妙女之  
族言本是題頭賴咤天王小女爲泄天門間事故謫墮



人世已兩生矣。賴咤王姓，韋名寬，第大號上尊夫人。姓李，號善倫，東王公是其季父。名括，第八妙女，自稱小娘。言父與姻族同遊世間，尋索至此。前所見僧打腰上，欲女吐瀉臟中穢惡俗氣，乃得昇天。天上居處華盛，各有姻戚及奴婢，與人間不殊。所使奴名羣，為婢名金霄鳳。樓其前生有一子名遙，見並依然相識。昨來之日，于金橋上與兒別賦詩，惟記兩句曰：手攀橋柱立，滴淚天河。滿時自吟咏，悲不自勝。如此五六日，病臥敘先世事。一日忽言上尊及阿母，并諸天仙及僕隸等，悉來參謝。卽

託靈而言曰：小女愚昧，落在人間，久蒙存恤，相媿無極。其家初甚驚惶，良久乃相與問答。仙者悉憑之，敘言曰：暫借小女之宅，與世人言語。其上尊語卽是丈夫聲氣，善倫阿母語卽是婦人聲，各變其語如此。或來或往，日月漸久，談諧戲謔，一如平人。每來卽香氣滿室，有時酒氣，有時蓮花香氣。後妙女本狀如故。一日妙女吟唱，是時晴朗空中，忽有片雲如席徘徊其上，俄而雲中有笙聲，聲調清鏘，舉家仰聽，感動精神。妙女呼大郎復唱，其聲轉厲，妙女謳歌，神色自若，音韻奇妙，清暢不可言。其



曲名桑柳條又言阿母適在雲中如此竟日方散旬時忽言家中二人欲有腫疾吾代其患之數日後妙女果背上脇下各染一腫並大如杯楚痛異常經日其主母見此痛苦令求免之妙女遂冥冥如卧忽語令添香于鍾樓上呼天仙懺念其聲清亮與西方相應如此移時醒悟腫消須臾平復後有一婢卒染病甚困妙女曰我爲爾白大郎請兵救女卽如睡狀須臾卻醒言兵已到急令灑掃添香淨室遂起支分兵馬匹配幾人于某處撿校幾人于病人身上束縛邪鬼其婢卽瘥如故言見

兵馬形像如壁畫神王頭上着胡帽子悉金鈿也其家小女子皆見良久乃滅大將軍姓許名光小將曰陳萬每呼之驅使部位甚多來往如風雨聲更旬時忽言織女欲嫁須往看之又睡醒而說婚嫁禮一如人間言女名垂陵子嫁薛氏事多不備紀其家常令妙女繡忽言今要暫去請婢鳳樓代繡如此竟日便作鳳樓姿容精神時異繡作巧妙疾倍常時而不與人言語時時俯首笑久之言卻迴卽復本態無鳳樓狀也言大郎欲與僧伽和尚來看娘子卽掃室添香煎茶待之須臾遂至傳



語問訊妙女忽笑曰大郎何爲與上人相撲此時舉家俱聞牀上踏蹴聲甚厲良久乃去有時言向西方飲去迴遂吐酒竟日醉臥一夕言將娘子之魂小娘子之魂遊看去是夕娘子等並夢向一處與衆人遊樂妙女至天明便問娘子夢中事一一皆同如此月餘絕食忽一日悲咽而言大郎阿母喚我歸甚悽愴言久在世間戀慕娘子不忍捨去如此數日涕泣又言不合與世人往來汝意須住如之奈何便向空中辭別詞頗鄭重從此漸無言語告娘子曰某相戀不去既在人間還須飲食

但與某一紅衫子著及瀉藥如言與之遂漸飲食雖時說未來事皆無應不知其婢後復如何

也。潘之恒曰此傳可續尋綠華梁玉清女仙中佳話也。

妙女傳終



神女傳

太真夫人

唐 孫頴輯

漢時泰山黃原平且開門忽見一青犬在門外伏守儻  
 如家養原繼犬隨隣里獵日垂夕見一鹿便放犬犬行  
 甚遲原絕力逐終不及行數里至一穴入百餘步忽有  
 平衢槐柳列植垣墻迴匝原隨犬入門列房可有數十  
 間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鮮麗或撫琴瑟或執博棊至  
 北閣有三間屋二人侍值若有所伺見原相視而笑云



此青犬所引至妙音塔也一人留一人入閣須臾有四  
婢出稱太真夫人白黃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數應爲  
君婦既暮引原入內妙音容色婉妙侍婢亦美交禮既  
畢宴寢如常經數日原欲暫還報家妙音曰人神異道  
本非久勢至明日解佩分袂臨階涕泣後會無期深加  
愛敬若能相思三月日可修齋戒四婢送出門半日至  
家情念恍惚每至其期常見空中駟車髮髯若飛

宛若

漢武帝起栢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嫁爲人妻

生一男數歲死女悼痛之歲中亦死死而有靈其妙宛  
若祠之遂聞言宛若爲主民人多往請福說人家小事  
頗有驗平原君亦事之其後子孫尊顯以爲神君力益  
尊貴武帝卽位太后迎於宮中祭之聞其言不見其人  
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栢梁臺舍之初霍去病微時數自  
禱神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  
責神君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欲爲淫此非  
神明也自絕不復往神君亦慚及去病疾篤上令禱神  
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命不長吾常欲以太乙精補



神女傳  
之可得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乃見斷絕，今不可救也。去病竟卒，衛太子未敗一年，神君乃去。東方朔取宛若爲小妾，生子三人，與朔俱死。

### 康王廟女

宋劉子卿，徐州人也。居廬山虎溪，性幽閑，好學，愛花種樹。其江南花木，無不植者。文帝元嘉三年春，臨翫之際，忽見雙蝶五彩分明，來遊花上，其大如鷲。一日中或三四往復。子卿訝之。一夕月朗風清，歌吟之際，忽聞扣扃，有女子語笑之音。子卿異之，乃出戶，見二女各十六七。

衣服霞煥，容止甚都。謂子卿曰：君常怪花間之物，感君之愛，故來相詣。子卿延之坐，謂二女曰：居止僻陋，無酒敘情有慙。於此一女曰：此來之意，豈求酒耶？况山月已斜，夜將垂曉，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鄙夫惟有茅齋，願申繾綣。二女東向坐者，笑謂西坐者曰：今宵讓姊，因起送子卿之室。謂子卿曰：郎閉戶，雙棲同衾，並枕來夜之歡，願同今夕。方曉，女乃去。及夕，二女又至，留妹同寢。卿問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間之有，願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勞執問。自此姊妹每旬更至，如是數年。後子卿遇



亂歸鄉。二女遂絕廬山有康王廟去所居二十里餘子  
卿一日訪之見廟中泥塑二女神并壁間畫二侍者容  
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

### 蠶女

蠶女者當高辛帝時蜀地未立君長無所統攝其父爲  
隣所掠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馬猶在女念父隔絕或廢  
飲食其母慰撫之因誓于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  
之部下之人唯聞其誓無能致父歸者馬聞其言驚躍  
振迅絕其拘縶而去數日父乃乘馬歸自此馬嘶鳴不

肯飲齧父問其故毋以誓衆之言白之父曰誓于人而  
不誓于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但厚其芻食馬不肯食  
每見女出入輒怒目奮擊如是不一父怒射殺之曝其  
皮于庭女行過其側馬皮蹶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得  
皮于桑樹之上女化爲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于  
人間父母悔恨念之不已忽見蠶女乘流雲駕此馬侍  
衛數十人自天而下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  
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之任長生于天矣無復憶念也  
乃冲虛而去今家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



者四方雲集皆獲靈應宮觀諸處塑女子之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桑焉

紫姑

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是人妾爲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廁間或猪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歸去卽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卽跳躩不住占衆事卜行年蠶桑好則大儂惡便仰眠

張女郎

沈警字元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咏爲梁東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騎邀之語曰元機在席顛倒賓客後荆楚陷沒入周爲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廟旅行多以酒餽祈禱警獨酌水具祝詞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岩谷雖致之非遙而薦之隨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錄旣暮宿傳舍憑軒望月作鳳將雛含嬌曲其詞曰命嘯無人嘯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又續爲歌曰靡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



關山月還成無用明吟畢聞簾外嘆賞之聲復云閨宵豈虛擲明月豈無明音旨清婉頗異於常須臾一女子褰簾而入拜云張女郎姊妹見使致意警異之乃具衣冠未離坐而二女已入謂警曰跋涉山川因勞動止警曰行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稍遣旅愁豈意女郎猥降仙駕願知伯仲二女郎相顧而微笑大女郎謂警曰妾是女郎妹適廬山夫人長男謂小女郎云適衡山府君小子竝以生日同覲大姊屬大姊今朝層城未旋山中幽寂良夜多懷輒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携手出門

共登一輜輶車駕六馬馳空而行俄至一處朱樓飛閣備極煥麗令警止一水閣香氣自外人內簾幌多金縷翠羽間以珠璣光照滿室須臾二女郎自閣後冉冉而至揖警就坐又具酒殺于是大女郎彈箜篌小女郎援琴而數弄皆非人世所聞警嗟賞良久願請琴寫之小女郎笑謂警曰此是秦穆公女周靈王太子神仙所製不可傳于人間警粗記數弄不復敢訪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今後會難邂逅相遇今暫爲歡星漢移兮夜將闌心未極今且盤桓小女郎歌曰洞簫響兮風生



流清夜闌兮管絃道長相思兮衡山曲心斷絕兮秦隴  
頭又題曰隴上雲車不復居湘川斑竹淚沾餘誰念衡  
山烟霧裏空看鴈足不傳書警歌曰義熙曾歷許多年  
張碩凡得幾時憐何意令人不及昔暫來相見更無緣  
二女郎相顧流涕警亦下淚小女郎謂警曰蘭香姨智  
瓊姊亦常懷此恨矣警見二女郎歌咏極歡而未知密  
契所在大女郎顧警謂小女郎曰潤女此人可念也良  
久大女郎命履與小女郎同出及門謂小女郎曰潤玉  
可使伴沈郎寢警欣喜如不自得遂携手入門已見小

婢前施臥具小女郎執警手曰昔從二妃遊湘川見君  
於舜廟讀相王碑此時想念頗切不意今宵得諧宿願  
警亦備記此事執手欵敘不能自已小婢麗質前致詞  
曰人神路隔別促會賒况姮娥妬人不肯留照織女無  
賴已復斜河寸陰幾時何勞煩瑣遂掩戶就寢備極歡  
昵將曉小女郎起謂警曰人神事異無宜卜晝大姊已  
在門首警於是抱持置於膝共敘衷欵須臾大女郎即  
復至前相對流涕不能自勝復置酒警又歌曰值恁行  
人心不平那宜萬里阻關情只今隴上分流水更泛從



來嗚咽聲。警乃贈小女郎指環。小女贈警金合歡結。歌曰：結心纏萬縷，結縷幾于迴。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郎贈警瑤鏡子，歌曰：憶昔窺瑤鏡，相望看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彩滅。贈答極多，不能備記。粗憶數首而已。遂相與出門，復駕輜輶車，送至下廟，乃執手嗚咽而別。及至館，懷中探得瑤鏡，金縷結良久，乃言於主人。夜而失所在，時同侶咸怪警。夜有異香，警後使回至廟中，於神座後得一碧牋，乃是小女郎與警書，備敘離恨。書末有篇云：飛書報沈郎，尋已到衡陽。若存金石契，風

月兩相忘。從此遂絕。

神女傳終

神女傳

八



楊太真外傳卷上

唐史官樂史著

楊貴妃小字玉環宏農華陰人也後徙居蒲州永樂之  
 獨頭村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元琰蜀州司戶貴妃生  
 於蜀嘗誤墜池中後人呼為落妃池池在導江縣前亦  
王昭君生於峽州今有昭君村如早孤養於叔父河南  
綠珠生於白州今有綠珠江府士曹元璩家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于壽邸二十  
 八年十月元宗幸溫泉宮自天寶六載十月使高力士  
 取楊氏女於壽邸度為女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天



寶四載七月册左衛中郎將韋昭訓女配壽邸是月於鳳凰園册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為貴妃半后服用進見之曰奏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曲者是元宗登三鄉驛望女几山所作也故劉禹錫有詩云伏觀元宗皇帝望女几山詩小臣斐然有感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驛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又逸史云羅公遠天寶初侍元宗八月十五日夜宮中翫月曰陛下能從臣月中游乎乃取一枝桂向空擲之化為一橋其色如銀請上同登約行數十里遂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有仙女數百素練霓裳舞於廣庭上前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記其聲調遂回橋却顧隨步而滅且論俗官象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以二說不同乃備錄於此是夕授金釵鈿合上又自執麗水鎮庫紫磨金琢成

步搖至粧閣親與插鬢上喜甚謂後宮人曰朕得楊貴妃如得至寶也乃製曲子曰得寶子又曰得鞞方孔子反先是開元初元宗有武惠妃王皇后无子妃生子又美麗寵傾後宮至十三年皇后廢妃嬪無得與惠妃比二十一年十一月惠妃即世後庭雖有良家子無悅上目者上心凄然至是得貴妃又寵甚於惠妃有姊三人皆豐碩修整工於謔浪巧會旨趣每入官中移晷方出宮中呼貴妃為娘子禮數同於皇后册妃曰贈其父元琰濟陰太守母李氏隴西郡夫人又贈元琰兵部尚書



李氏涼國夫人叔元珪爲光祿卿銀青光祿大夫再從  
兄釗拜爲侍郎兼數使兄銛又居朝列堂弟錡尚太華  
公主是武惠妃生以母見遇過於諸女賜第連於宮禁  
自此楊氏權傾天下每有囑請臺省府縣若奉詔敕四  
方奇貨童僕馳馬日輪其門時安祿山爲范陽節度恩  
遇最深上呼之爲兒嘗於便殿與貴妃同宴樂祿山每  
就坐不拜上而拜貴妃上顧而問之胡不拜我而拜妃  
子意者何也祿山奏云胡家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上笑  
而赦之又命楊銛已下約祿山爲兄弟姊妹往來必相

宴餞初雖結義頗深後亦權敵不叶五載七月妃子  
妬悍忤旨乘單車令高力士送還楊銛宅及亭午上思  
之不食舉動發怒力士探旨奏請載還送院中宮人衣  
物及司農米麵酒饌百餘車諸姊及銛初則懼禍聚哭  
及恩賜浸廣御饌兼至乃稍寬慰妃初出上無聊中宮  
趨過者或笞撻之至有驚怖而亡者力士因請就召旣  
夜遂開安興坊從太華宅以入及曉元宗見之內殿大  
悅貴妃拜泣謝過因召兩市雜戲以娛貴妃貴妃諸姊  
進食作樂自茲恩遇日深後官無得進幸矣七載加釗



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封大姨爲韓國夫人三姨爲虢國夫人八姨爲秦國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爲脂粉之資然虢國不施粧粉自銜美艷常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澆顏色淡掃娥眉朝至尊又賜虢國照夜璣秦國七葉冠國忠鑠子帳蓋希代之珍其恩寵如此鉅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將列旆戟特授上柱國一日三詔與國忠五家於宣陽里甲第洞開僭擬官掖車馬僕從照耀京邑遞相誇尚每造一堂費逾千萬計

見制度宏壯於已者則毀之復造土木之工不捨晝夜上賜御食及外方進獻皆頒賜五宅開先已來豪貴榮盛未之比也上起動必與貴妃同行將乘馬則力士執轡授鞭宮中掌貴妃刺繡織錦者數百人雕鏤器物又數百人供生日及時節慶續命楊益往嶺南長吏日求新奇以進奉嶺南節度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端午進貴妃珍玩衣服異於他郡九章加銀青光祿大夫翼擢爲戶部侍郎九載二月上舊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共處其間妃子無何竊寧王紫玉笛吹故詩人張



補詩云梨花深院無人見，閑把寧王玉笛吹。因此又忤旨，放出時吉溫，多與中貴人善。國忠懼，請計於溫，遂入奏曰：「妃婦人無智識，有忤聖顏罪，當死。既嘗蒙恩寵，只合死於官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乎？」上曰：「朕用卿，蓋不緣妃也。初，令中使張韜光送妃至宅，妃泣謂韜光曰：『請奏妾罪，合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唯髮膚是父母所生，今當卽死，無以謝上。』乃引刀剪其髮一縑，附韜光以獻。妃既出，上憮然。至是，韜光以髮搭於肩上，以奏。上大驚，愧遽使力士就召以歸。

自後益嬖焉。又加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十載上元節，楊氏五宅夜遊，遂與廣寧公主騎從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誤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駙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數槓，公主泣奏之上，令決殺楊家奴一人。昌裔停官不許朝謁。於是楊家轉橫，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門楣，其天下人心羨慕如此。』上一旦御勤政樓，大張聲樂，時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



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為秘書省正字十歲惠悟過人上召於樓中貴妃坐於膝上為施粉黛與之巾櫛貴妃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着人上與妃及嬪御皆歡笑移時聲聞于外因命牙笏黃紋袍賜之上又宴諸王于木蘭殿時木蘭花發皇情不悅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顏大悅方知迴雪流風可以迴天轉地上嘗夢千仙子乃製紫雲迴元宗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各執樂器懸奏之曲度清越真仙府之音有一仙人曰此神仙紫雲迴今傳受陛下為正始之音上喜而傳受

寤後餘響猶在且命玉

并夢龍女又製凌波曲

元宗在東都書

夢一女容貌麗異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拜於床前上問汝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官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以光族類上於夢中為鼓胡琴拾新舊之曲聲為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及覺盡記之會禁樂自御琵琶習而繼之與文武臣僚於凌波宮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有神女出池心乃所夢之女也上大悅語於宰相因於池上置廟每歲命祀之二曲既成遂賜宜春院及梨園弟子并諸王時新豐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上與妃子鍾念因而受焉就按於清元小殿寧主吹玉笛上羯鼓如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感篋張野狐箏篋賀懷智拍自且至午歡洽異常時唯妃女弟秦國夫



人端坐觀之曲罷上戲曰阿瞞上在禁中樂籍今日幸多自稱也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秦國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為一局焉樂器皆非世有者才奏而清風習習聲出天表如子琵琶邏迤檀寺人白季貞使蜀還獻其木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紅文蹙成雙鳳絃乃末訶彌羅國永泰元年所貢者淥水蠶絲也光瑩如貫珠琴瑟紫玉笛乃姁娥所得也祿山進三百事管色俱用媚玉為之諸王郡主如之姊妹皆師妃為琵琶弟子每一曲徹廣有獻遺妃子是日問阿蠻曰爾

貧無可獻師長待我與爾命侍兒紅桃娘取紅粟玉臂支賜阿蠻妃善擊磬拊搏之音泠泠然多新聲雖太常梨園之妓莫能及之上命採藍田綠玉琢成磬上方造簾流蘇之屬以金鈿珠翠飾之鑄金為二獅子以為趺綵繪縹緲一時無比先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為牡丹也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抑眾樂前將欲歌



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遽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詞三篇白欣承詔旨猶苦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第一首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第二首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鵲倚新粧第三首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干龜年捧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詞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葡萄酒笑領歌

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妃飲罷歛繡巾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力士終以脫靴爲恥異曰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始爲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妃子驚曰何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鵲指妃子賤之甚矣妃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覽漢成帝內傳時妃子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文書上笑曰莫問知則又婦人覓去乃是漢成帝獲飛鵲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翥帝爲



造水晶盤令官人掌之而欲舞又製七寶避風臺間以諸香安於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又曰爾則任吹多少蓋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語戲妃妃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上曰我纔弄爾便欲嗔乎憶有一屏風合在待訪得以賜爾屏風乃虹霓為名雕刻前代美人之形可長三寸許其間服玩之器衣服皆用眾寶雜廁而成水精為地外以玳瑁水犀為押絡以珍珠瑟瑟間綴精妙迨非人力所製此乃隋文帝所造賜義盛室隨在北胡貞觀初滅胡與蕭后同歸中國上因而賜焉妃歸衛公家遂

持去安於高樓上未及將歸國忠曰午偃息樓上至牀觀屏風在焉纏就枕而屏風諸女悉皆下牀前各通所號曰裂繒人也定陶人也穹廬人也當壚人也亡吳人也步蓮人也桃源人也斑竹人也奉五官人也温肌人也曹氏投波人也吳宮無雙返香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為雲人也董雙成也為烟人也畫眉人也吹簫人也笑璧人也垓中人也許飛瓊也趙飛鷲也金谷人也小鬢人也光髮人也薛夜來也結綺人也臨春閣人也扶風女也國忠雖開目歷歷見之而身軀不能動口不能發聲諸女各以物列坐俄右纖腰妓人近十餘輩曰楚章華踏搖娘也迺連臂而歌之曰三采芙蓉是我流大楚造得小楊收復有二三妓又曰楚宮弓腰也何不見楚辭別序云焯約花態弓身玉肌俄而遞為木藝將呈詎一一復歸屏上國忠方醒惶懼甚遽走下樓急令封鎖之貴妃知之亦不欲見焉祿山亂後其物猶存在宰相元載家自後不知所在



楊太真外傳卷上終

楊太真外傳卷下

初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十枚種於蓬萊宮至天寶十載九月秋結實宣賜宰臣曰朕近於宮內種柑子樹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餘顆乃與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亦可謂稍異者宰臣表賀曰伏以自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性曠古所無者乃可謂非常之感是知聖人御物以元氣布和大道乘時則殊方叶致且橘柚所植南北異名實造化之有初匪陰陽之有革陛下元風真紀六合一家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



憑地氣以潛通。故茲江外之珍果，為禁中之佳實。綠蒂含霜，芳流綺殿。金衣爛日，色麗彤庭。云云乃頒賜大臣外，有一合歡實，上與妃子五相持。翫上曰：此果似知人意，朕與卿固同一體，所以合歡。於是促坐同食焉。因令畫圖傳之於後。妃子既生於蜀，嗜荔枝。南海荔枝勝於蜀者，故每歲馳驛以進。然方暑熱而熟，經宿則無味。後人不能知也。上與妃采戲，將北，唯重四轉，敗為勝。連叱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遂命高力士賜緋風俗，因而不易。廣南進白鸚鵡，洞曉言詞，呼為雪衣女。一朝飛上妃

鏡臺上，自語雪衣女：昨夜夢為鸞鳥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後上與妃遊別殿，置雪衣女於步輦竿上，同去。瞥有鷹至，搏之而斃。上與妃歎息久之，遂瘞於苑中，呼為鸚鵡塚。交趾貢龍腦香，有蟬蠶之狀，五十枚。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為瑞龍腦。上賜妃十枚。妃私發明馳使，明馳使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馳五百里持三枚遺祿山。妃又常遺祿山金平脫裝具，玉合金平脫鐵面碗，十載李林甫死，又以國忠為相，帶四十餘使，十二載加國忠司空、長男暄，先尚延和郡主，又拜銀青光祿大夫。



太常卿兼戶部侍郎小男朮尚孟春公主貴妃堂弟秘書少監鑑尚承榮郡主一門一貴妃二公主三郡主三夫人十三載重贈元琰太尉齊國公母重封梁國夫人官爲造廟御製碑及書叔元珪又拜工部尚書韓國婿祕書少監崔珣女爲代宗妃虢國男裴徵尚代宗女延光公主女爲讓帝男妻秦國婿柳澄男鈞尚長清縣主澄弟潭尚肅宗女和政公主上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宮常經冬還宮闕去卽與妃同輦華清有端正樓卽貴妃梳洗之所有蓮花湯卽貴妃澡沐之室國忠賜第在官

東門之南虢國相對韓國秦國慶棟相接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賞賜燕樂扈從之時每家爲一隊隊着一色衣五家合隊相映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墜鳥瑟瑟珠翠燦於路岐可掬曾有人俯身一窺其車香氣數日不絕馳馬千餘頭疋以劍南旌節器仗前驅出有餞飲還有軟脚遠近餉遺珍玩狗馬闔侍歌兒相望于道及秦國先死獨虢國韓國國忠轉盛虢國又與國忠亂焉略無儀檢每入朝謁國忠與韓虢連轡揮鞭驟馬以爲諧謔從官媼嫗百餘騎秉燭如晝鮮裝炫服而行衢路觀者



如堵無不駭嘆十宅諸王男女婚嫁皆資韓魏紹介每  
 一人納一千貫上乃許之十四載六月一日上幸華清  
 宮乃貴妃生日上命小部音聲小部者梨園法部所置  
 凡三十八人皆十五以下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  
 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  
 十一月祿山反幽陵祿山本名軋牟山維種胡人也母  
 本巫師祿山晚年益肥垂肚過膝  
 自稱得三百五十斤於上前胡旋舞疾如風馬上嘗於  
 勤政樓東間設大金雞障施一大榻卷去簾令祿山坐  
 其下設百戲與祿山看焉肅宗諫曰歷觀今古未聞臣  
 下與君土同坐閱戲上私曰渠有異相我禳之故耳又  
 嘗與夜燕祿山醉臥化為一猪而龍首左右遠  
 告帝帝曰此猪龍無能為終不殺卒亂中國以誅國

忠為名咸言國忠統國貴妃三罪莫敢上聞上欲以皇  
 太子監國蓋欲傳位自親征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歸謂  
 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東宮監國當與娘子等併命  
 矣姊妹哭訴於貴妃如銜土請命事乃寢十五載六月  
 潼關失守上幸巴蜀貴妃從至馬嵬右龍武將軍陳元  
 禮懼兵亂乃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  
 楊國忠割剝毗庶以至於此若不誅之何以謝天下眾  
 曰念之久矣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遮國忠訴事軍士  
 呼曰楊國忠與蕃人謀叛諸軍乃圍驛四合殺國忠并



男暄等

國忠舊名釗本張易之子也天授中易之恩幸莫北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圍以束棘無復女奴侍立母恐張氏絕嗣乃置女奴嬪姝干樓復壁中遂有娠而生國忠後嫁于楊氏

驛門勞六軍六軍不解圍上顧左右責其故高力士對

曰國忠負罪諸將討之貴妃即國忠之妹猶在陛下左

右羣臣能無憂怖伏乞聖慮截斷一本云賊根猶在何敢散乎蓋斥貴妃也

上迴入驛驛門內傍有小巷上不忍歸行宮於巷中倚

杖欹首而立聖情昏嘿久而不進京兆司錄韋鏞見素男也

進曰乞陛下割恩忍斷以寧國家遂巡上入行宮撫妃

子出於聽門至馬道北墻口而別之使力士賜死妃泣

涕嗚咽語不勝情乃曰願大家好住妾誠負國恩死無

恨矣乞容禮佛帝曰願妃于善地受生力士以羅巾縊

于佛堂前之梨樹下纜絕而南方進荔枝至上觀之長

號數息使力士曰與我祭之祭後六軍尚未解圍以繡

衾覆牀置驛庭中敕元禮等入驛視之元禮擡其首知

其死曰是矣而圍解瘞于西郭之外一里許道北坎下

妃時年三十八上持荔枝於馬上謂張野狐曰此去劍

門烏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初

上在華清宮日乘馬出宮門欲幸虢國夫人之宅元禮



曰未宣敕報臣天子不可輕去就上爲之迴轡他年在華清宮逼上元欲夜遊元禮奏曰官外卽是曠野須有預備若欲夜遊願歸城關上又不能違諫及此馬嵬之誅皆是敢言之有使也先是術士李遐周有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卽薊門之士而來函關馬不歸哥舒翰之敗潼關也若逢山下鬼嵬字卽馬嵬驛也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玉環及其死也力士以羅巾縊焉又妃常以假髻爲首飾而好服黃裳天寶末京師童謠曰義髻拋河

裏黃髮逐水流至此應矣初祿山嘗於上前應對雜以諧謔妃常在座祿山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歎惋雖林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有所自也是時虢國夫人先至陳倉之官店國忠誅問至縣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走入竹林下以爲賊軍至虢國先殺其男徽次殺其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遂并其女刺殺之已而自刎不死載于獄中猶問人曰國家乎賊乎獄吏曰皆有之血凝其喉而死遂併坎于東郭十餘步道北楊樹下上發馬嵬行至扶風道道傍有花寺畔



見石楠樹團圓愛玩之因呼爲端正樹蓋有所思也又  
至斜谷口屬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聲隔山相應  
上旣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至德  
二年旣收復西京十一月上自成都還使祭之後欲改  
葬李輔國等皆不從時禮部侍郎李揆奏曰龍武將士  
以楊國忠反故誅之今改葬故妃恐龍武將士疑懼肅  
宗遂止之上皇密令中官潛移葬之于他所如之初瘞  
以紫褥裹之及移葬肌膚已消釋矣胸前猶有錦香囊  
在焉中官葬畢以獻上皇置之懷袖又令畫工寫妃形

於別殿朝夕視之而歔歔焉上皇旣居南內夜闌登勤  
政樓凭欄南望烟月滿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  
攀塞外征人殊未還歌歇聞里中隱隱如有歌聲者顧  
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遲明爲我訪來翌日力士潛  
求於里中因召與同去果梨園弟子也其後上復與妃  
侍者紅桃在焉歌涼州之詞貴妃所製也上親御玉笛  
爲之倚曲曲罷相視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涼州留  
傳者益加焉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宮嬪御多非舊人  
上於望京樓下令張野狐奏雨霖鈴曲曲半上四顧淒



涼不覺流涕，左右亦爲感傷。新豐有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舊出入宮禁，貴妃厚焉。是日詔令舞舞罷，阿蠻因進金粟裝臂環，曰：此貴妃所賜，上持之，淒然垂涕曰：此我祖大帝破高麗獲二寶，一紫金帶，一紅玉支。朕以岐王所進龍池篇，賜之金帶紅玉支，賜妃子。後高麗知此寶歸我，乃上言：本國因失此寶，風雨憊時，民離兵弱，朕尋以爲得此不足爲貴，乃命還其紫金帶，唯此不還。汝旣得之於妃子，朕今再覩之，但興悲念矣。言訖又涕零。至乾元元年，賀懷智又上言曰：昔上夏日與親王棊

令臣獨彈琵琶

其琵琶以石爲槽，鳴鷄助爲絃，用鐵撥彈之。

貴妃立於局前

觀之上數杵，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獬子，上局亂之上大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臣巾上，良久迴身方落，及歸覺滿身香氣，乃卸頭，饋貯於錦囊中。今輒進所貯幘頭上，皇發囊，且曰：此瑞龍腦香也。吾曾施於暖池，玉蓮朶再幸，尚有香氣宛然。况乎絲縷潤膩之物哉！遂悽愴不已。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舞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有道士楊通幽自蜀來，知上皇念楊貴妃，自云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大



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大海跨蓬壺忽見最高山上多樓閣洎至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額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鬟童女出應問方士造次未及言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逾時碧衣延入且引曰玉妃出冠金蓮靴紫綃佩紅玉拽鳳鳥左右侍女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言訖憫

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乃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聞于他人者驗于太上皇不然恐金釵鈿合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惘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輦避暑驪山官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上憑肩而望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



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愛無自苦耳使者還具  
奏太上皇皇心震悼及至移入大內甘露殿悲悼妃子  
無日無之遂辭殺服氣張皇后進櫻桃蔗漿聖皇並不  
食常玩一紫玉笛因吹數聲有雙鶴下於庭徘徊而去  
聖皇語侍兒宮愛曰吾奉上帝所命爲元始孔昇真人  
此期可再會妃子耳笛非爾所寶可送大收大收代卽  
宗小字卽  
令具湯沐我若就枕慎勿驚我宮愛聞睡中有聲駭而  
視之已崩矣妃之死曰馬嵬媼得錦襦襪一隻相傳過  
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悲夫元宗在位久倦於萬

機常以大臣接對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李林甫一以委  
成故絕逆耳之言恣行燕樂衽席無別不以爲恥由林  
甫之贊成矣乘輿遷播朝廷陷沒百僚繫頸如王被戮  
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

史臣曰夫禮者定尊卑理家國君不君何以享國父不  
父何以正家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誤貽天  
下之羞所以祿山叛亂指罪三人今爲外傳非徒爲揚  
妃之故事且懲禍階而已



